

春在堂金書

第十二冊

春在堂雜文六編八

德清俞樾

吳伯華觀察也是園詩鈔序

自道光之季大盜起軍務興百戰而名將出於是乎有
湘軍又有淮軍凡出於此二軍者類皆龍驤麟振大顯
於世節旄相望紱冕如雲而吾於伯華吳君則有異焉
君亦淮軍中一宿將也與合肥相國同鄉里甚相得相
國之起也君亦投筆而起助官軍勦賊含山屢戰皆捷
在壽州招撫亂民談家寶在潁川收復沈邱集皆以一
人一騎馳入賊壘忼慨而去談笑而還及相國以淮軍

下江南君亦參預其事率舟師出吳淞勦福山勦白茅
解常熟之圍受嘉善之降破泗安之壘復嘉興之城方
相國之蹙僞王譚紹洸於蘇州也賊自浙以十餘萬來
援之君率所部雲南營三千人扼之於吳江相持月餘
幾陷者屢矣卒會程忠烈之師內外夾擊大破賊於垂
虹橋乘勝收復平望鎮而賊援始絕微君之力則蘇城
不可下而東南之肅清亦未知何日矣其攻溧陽也以
八百人乘風雨夜襲南渡賊營斬僞直王殲其眾尤爲
奇捷露布上聞 溫綸褒獎謂各路官軍均能如此勦
除則賊數日滅何至殘寇復張然則如君者豈非淮軍

中之合肥韋武哉君顧落落不爲苟合方皖中大吏議
招撫苗霈霖力持不可賦詩云鹿馬是非終有定沙蟲
劫數恐無邊後果如其言及在江南又有詩云狂言我
欲芻蕘獻危地何能用客兵蓋爲常勝軍而發此則非
有深識遠慮見及數十年後者不能爲此言也同時並
起之人皆領鉅封劇鎮卽隸君雲字營者同產弟毓蘭
至津海關道族子育仁亦官正定鎮總兵而君以道員
候闕卒未眞除年甫及艾長揖而歸築也是園家居奉
母艸堂竹屋桐帽櫻鞋客或過之止談詩文不談軍事
與曩時詩所謂偵賊一舟浮大海受降單騎入巖城若

兩世事嗚呼其人異宜其詩異矣詩凡五卷曰燼餘吟
曰載途吟曰磨盾吟曰歸田吟曰循陔吟時而鐵馬金
戈時而幽居種菜詩境變而詩格固不變也集中有句
云發揮自根柢流露乃性情殆自道其詩乎君長子兆
楣字葆之以知縣官江蘇次子次符光緒乙酉拔貢余
孫同年也君歿七年而葆之刻其詩求序於余方今時
事多艱湘淮宿將落落如晨星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
讀君之詩慨然有不忘鉅鹿之思矣

任硯雲詩序

道光癸卯歲吾兄壬甫舉於鄉至於今五十五年矣是

科吾邑南北榜獲售者三人今皆下世矣卽吾浙九十
四人中亦未知尙有幾人零落琴星可爲太息乃近者
嘉興任君方珩來爲吾邑訓導出其先祖硯雲先生雙
桂軒詩求序於余則固吾兄癸卯同年也嗚呼五十五
年前與吾兄掎裳連襪之友余雖不及見其人而猶得
讀其詩豈非幸歟先生鄉舉後卽於次年捷南宮以知
縣官直隸先宰高陽後調成安所至以廉惠稱未久卒
於官感動婦豎有輟耒捐珮之慕如先生者亦吾浙癸
卯榜中魁士名人也未達時教授生徒從者甚眾舉業
外兼工古文駢體文及古今體詩兵燹之後散佚無存

僅存此詩二卷亦從蟬斷矣朽中收輯而得者也先生
登賢書年已五十有三故通籍以後存詩不多讀其敝
裘詩云冰霜不改舊時心足以知其爲人矣惟癸卯秋
有游西湖登孤山詩是時余與王甫兄亦徜徉湖光山
色間惜未得與先生一把袂也

石印春在堂全書自序

余自河南罷歸卽專事著述不知而作已四百餘卷矣
世間老師宿儒白首著書身後徒飽鼠蠹者何可勝數
而余每著一書書成之後卽付剞劂刻成之後卽行於
人間傍及海外殆亦所謂適有天幸者乎然卷袞煩重

舟車攜挈亦頗不易繆小珊太史言蜀士欲購余書必
求之販買南貨之客而一客所齎不過四五部聞之稍
後往則無矣雲南去中原絕遠得之尤艱馬星五觀察
攜一部去借鈔者踵於門余因以一部寄譚敘初中丞
請置之書院中而途次爲雨水所濡不可啟視中丞書
來屬再寄一部然無使人因循未果也汴梁與江浙相
距非遠然輪舶不通故得之亦不易年家子暴方子言
其鄉知有余書者十而八九得見余書者百不一二門
下諸君子以余書行遠之難創爲石印全書之議有姜
子仁茂才者用西人石印法設肆於杭乃就而謀焉子

仁亦好事者從與以成其事并出貲以助之不數月而
書成自此流播四方輕而易致海內人士得見吾書者
益眾矣其有發明吾義者固余所望焉苟有評駁吾誤
者亦余所樂也因書數語以識緣起

黃愚初算學序

六書九數周司徒教民之遺法也蓋本朝經學昌明書
數二學超踰前代乾嘉以來士大夫皆喜言六書咸同
以來又厭六書而喜言九數亦風會使然哉自泰西之
學行於中國而言算學者有中法又有西法易曰殊塗
而同歸今之學者或宗中法或尙西法此不知其歸之

同也又或謂西法皆出於中法此不知其塗之殊也黃
君愚初挈精算學於中西之法皆能會而通之病昔之
著書者言其數不言其理承學之士讀之茫然又或推
論精微而無裨實用則亦非古者以九數教民之本意
也糾合同志剏爲算學報月出一編流布海內每設一
題必繪圖以明之使讀者曉然於其理如是又皆切於
實用不爲曼衍之談附和於河圖洛書之說學者由此
而熟之引鋟量用庶不至望洋而歎乎今年秋見我於
春在堂乞爲之序余不知算何足序君之書然與君談
則於天地陰陽之原與夫醫卜星命諸術家說無不通

曉蓋亦當代一振奇人也因書數語歸之間尙有格致
蒐奇一書惜未知何時卒業老夫尙及一讀否也

乙垣禮部鑄廬詩賸序

國初以八旗勁旅分駐各行省形勝之地是曰駐防年
代縣遠遂如土著於此行省之人卽有同鄉之誼余從
前官京師凡杭州駐防皆鄉人也而其時有乙垣禮部
以詩鳴公卿間余同年孫琴西太僕方官編修亦與往
來唱和而余竟未得見何其失之交臂也今年秋余來
西湖先生之外孫六橋都尉以先生所著鑄廬詩賸見
示則先生已早歸道山矣先生爲嘉慶戊寅恩榜舉

人官至禮部員外郎而不攜眷屬賃居蕭寺中以吟詠自娛所作詩甚多易簀之日命納之棺中故傳者甚少此卷僅詩六十餘首詞六首蓋道光戊戌年入京後所作至光緒丁酉六十年矣余讀其詩格高意遠味淡神清有蕭然自得之致似不在九衢車馬中者而其中往往有追憶西湖之作信乎先生之爲杭人矣六橋年少美才傳香山詩學者其在談氏玉童乎余因六橋得讀先生之詩深歎其詩集之散佚而又惜當日在京師時未得介琴西以交於先生也

王同伯比部唐樓志序

古無所謂鎮也鎮之名實起於古之鎮將宋談鑰吳興志曰鎮戍置將起於後魏唐制每五百人爲上鎮三百人爲中不及三百人爲下自藩鎮勢強鎮將之權日重縣官雖掌民事束手委聽國朝收藩鎮權諸鎮省罷略盡所存者特曰監鎮離縣稍遠者則有巡檢寨以是言之今以巡檢司所駐之處爲鎮本於宋之監鎮而宋之監鎮實元魏鎮將之遺談志此條至詳悉矣唐棲乃浙西一大鎮也其地分屬仁和德清兩邑則於余實爲桑梓之鄉而余又與鎮之姚氏有連每歲蘇杭往返必由唐棲至則維舟長橋河下往往越宿乃去見其民居鱗

次市塵闐溢歎曰此在唐時得不謂之上鎮乎嘗游於
水南廟又嘗泛舟丁山湖觀梅於超山飯於報福寺老
梅數株猶宋時舊植而壁間有石刻觀世音像相傳吳
道子所畫也登樓遠覽欲訪求其故實而從游者皆莫
能言慨然有遺老無存之歎已而得讀武林丁氏所刻
何春渚唐樓志略語焉不詳意未贍也門下士王同伯
比部意趣高邁博學而好古歲戊子主講棲溪書院因
縱覽國初張半庵之樓里景物略曹菽園之樓水文
乘及何氏之志略病張曹之太繁而何氏之太簡因諮
訪通人稽考羣籍紀事纂言正訛補缺成唐樓志若干

卷旣成問序於余余歎曰吾主講西湖詒經精舍二十
餘年波訪雲諏一無所得吾子主講棲溪十三歲耳而
徵文考獻褒然成書弁言其端得無滋余之愧乎然比
部之意拳拳固不可以卻因書此以報之其時仁和令
君爲高君積勳字卓如講求利弊好尙風雅實主持其
事里人有夏君同聲字容伯助之采輯與有力焉是書
也成洵足備棲溪之掌故而爲仁和德清兩縣志乘之
所取材矣余嗣後再過其地攜此志於舟中讀之其流
連而不能置者豈獨宋梅唐畫已乎

陸存齋儀顧堂集序

有明一代學術衰息不如唐宋遠甚及其季也亭林先生崛起本經術而發爲經世之學遂卓然爲一大儒近世學者徒見其杜解補正諸書爲阮文達采列皇清經解之首遂奉亭林爲我朝治漢學之先河而不知此未足以盡亭林也吾郡存齋陸君所學以朱子爲宗而又深病世之稗販語錄掇拾大全者號爲宗朱而適以叛朱因於國初諸大儒中獨於亭林先生有深契焉其言曰學者也上究今古興衰之故中通宇宙利病之情下嚴身心義利之界在本朝則亭林稼書是也又曰亭林之學一本朱子而痛斥陽明其才足以撥亂

而反正其行足以廉頑而立懦至其教人以博我以文
行已有恥二句爲準尤足以持時局而正人心君所言
如是其所宗尙可知故以儀顧名其堂而卽以名其集
今讀其集議論純正根柢淵深信有如潘次耕敘亭林
先生書所謂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得失斷之於心
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者至於一名一物考訂精詳
亡簡逸句蒐輯無漏則又亭林先生所以開漢學先河
者也宜先生以儀顧名堂而卽以名集矣君之歿也余
爲志其墓言君旣優於學又優於仕仕學兼優斯爲古
之君子一時頗以爲知言越數歲而君之子誠伯昆仲